

尊號，上時奉廟。淵曰：「今四方未定，且可依高祖稱漢王。」於是即漢王位，劉淵，字元海，著漢恩給於民。吾漢氏之甥，約爲兄弟，兄亡弟紹，不亦可乎！」乃建國號曰漢。劉宣等請上左國城，則淵還左國，住在離石縣境內也。胡晉歸者愈衆。淵謂羣臣曰：「昔漢有天下久長，¹⁰劉淵遷都左國城。考異曰：「離石大城，遷于黎亭，則是隋在離石也。按杜佑與離石有唐草子庭。

惠帝永興元年（三〇四）

劉淵祚王英傑爲輔

《平晉書·劉元海載記》

紹，不亦可乎？且可稱漢，追尊主，以懷人望。乃遷于左國城，遠人歸附者數萬。於人心，是以照烈，幅於一州之地，而能抗衡於天下。吾又漢氏之甥，約爲兄弟，兄亡弟紹耳。上可成漢清之業，下不失爲魏氏。雖然，人未必同我。漢有天下世長，恩德結於西戎，文王生於東夷，願惟德所接耳。今見衆十餘萬，皆一當晉十，敢行而摧亂晉，猶其裕。顧單子勿疑！」元海曰：「善。當爲崇禪岐阜，何能培塿乎！夫帝王有常哉，大禹授之於我。單子難德在躬，爲晉人所服，方嘗與我弟，復呼韓耶之業，鮮卑、烏丸可以爲步騎二萬，將討鮮卑。」劍宣等固讓曰：「晉爲無道，奴隸御我，是以右賢王亟不勝其忿。屬晉猶未強，大事不遂，右賢墮地，單子之恥也。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，此天厭晉德，潰，真奴才也。然吾與其有言矣，不可不就。」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、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，將討鮮卑。劍宣等固讓曰：「晉爲無道，奴隸御我，是以右賢王亟不勝其忿。屬王之後，將軍郎弘率鮮卑攻鄆，頽敗，挾天子南奔洛陽。元海曰：「顧不用吾言，逆自奔元海至左國城，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，二司之尚，衆已五萬，都離石。

亦何利有賴之挑，宣之嗟以糜爛冒頓以來，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。司馬賴一潰其防，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燶矣哉，而推禍原所啓，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。司馬氏自訖於室，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。	浚校有餘而力不足，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，賴懼流鮮卑，乃晉端以敵之交，相用夷類，不救死而凌伏其誅，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，及身者殃之券也。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。石敬塘之妻子，礮於契丹，而無遺種，豈或歎哉！故王
---	--

論矣。輕吳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，憚患之。會晉出觀獵，遂使晉乘肩輿，具酒肉以饗之。胡計除不群也。蘇秦上巳，官及百姓皆趨於淮水之上，腰佩羽林，立草澤中以發號令。病者浴於水上，於水上盥洗也。齊與平東也，人以濯衣而行，導與諸名勝皆騎從，歸者騎。烘，才謂。紀瞻、顧榮等見之驚異，相帥拜於道左。郎、贊曰：「舉因誰者。」顧榮贊謂之曰：「夙夜仁德，過七到謝。」孝與曰：「元帝續康，居月餘，土庶至者，會從兄兄來賀，謂謂之曰：「夙夜仁德，宜以國卿者。」」三月上巳，帝親禊，故舉始謝。王敦舉。東海王越舉之後，乃舉車。又名論舉。兄廣已薨，宜以國卿者。」

四、清輝為政 江東歸心

《晉書·石勒載記》

粗，不爲羣胡所降，每復勸代已督獵，部胡愛信之。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蠻之
象，〔二〕家園中生一參，花葉甚茂，悉成狀狀。父老及相者皆曰：「此胡狀貌奇異，志度非常，其終不可量也。」畿邑人厚遇之。時多嘯笑，唯鄉人郭敬、陽曲甯驥以爲信然，並加資贍，漸亦感其恩，爲之力耕。每開耕鋒之音，歸以告其母，母曰：「作勞耳鳴，非祥也。」
太安中，井州亂，勸與諸小胡亡散，乃自雁門還依甯驥。北漢都尉劉懿欲縛賣之，羣
匯之，獲免。勸於是潛詣降都尉李川，路逢郭敬、泣拜言飢寒。敬對之流涕，以帶貨鬻食
之，并給以衣服。謂敬曰：「今者大饑，不可守窮。諸胡飢甚，宜勝將冀州就穀，因執賈
之，可以兩濟。」敬然之。會建威將軍閻裕設并州刺史東瀛公鵬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
實，聽使將軍郭彌隆虜羣胡將罷冀州兩胡一枷。勸時年二十餘，水在其中，數爲墮所
敗辱。勸先以勸屬善陽兄弟子時、彌、敏族兄，是以彌時每爲解語，道路飢病，賴彌時
而濟。既而彌與任平人師權爲奴。有一老父謂勸曰：「君者魚龍髮屨上四道已成，當貴爲人
主。甲戌之歲，王彭祖可圖。」勸曰：「若如公言，弗敢忘德。」忽然不見。每耕作於野，常聞
鼓角之聲。勸以告善奴，諸奴亦聞之，因曰：「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。」議奴歸以告權，權亦
奇其狀貌而免之。
惟家鄰於馬牧，與牧秦魏郡波桑往來，聯以能相馬自託於秦。嘗備於武安臨水，爲遊
軍所囚。會有羣鹿旁過，羣人競逐之，勸乃撲爲。俄而又見一父老，謂勸曰：「向羣鹿者我
也，君應爲中州主，故相敕爾。」勸拜而受命。遂招集王彌、彌安、支雄、支彌保、吳彌、劉濬、姚
豹、逸明等八騎爲羣。後郭敖、劉徵、劉寶、張隱僕、呼延莫、郭黑略、張越、孔豚、趙鹿、支
彌六等又起之，號爲十八騎。

六
七

二月朝廷的最後一幕
——譚參見《今報支那》三月期言年胃病大發，惟子調回國。至清華大學擔任教授。

(一一一) 年
十一月五日

有疾，姓譙。明、樂天，孟明之後，爲平原侯。自入讓。時怒曰：「我殺聞亨，何關人事，而舉病罵我？」舉子聞亨，繼子也，襲讓爵。時怒曰：「卿不識前朝事！」從事中郎明預加疾瘦，體難。王勒攻王讚於幽，擒之，陽夏屬郡，夏，音賈。遂襲城，執騎及譙王加兵以救，譙難。王讚曰：「公以禮待預，故預願以禮自盡。今明公怒預，其如遠近怒明公何？」樂天子，猶以驕暴而亡。況人臣乎！願明公且置是怒，思預之言。」時不從。由是衆心離怨。

口燒，且邀勒共向州。敵至東阿，東阿縣，漢屬東郡，晉屬北幽。勒騎獲之，勒潰殺敵而彌不知。會關將徐鑑、高榮、甄引所部兵去，禦兵漸差。將即薨。彌聞勃有病，心惡之，惡烏以書責勸曰：「公嘗苦喘而用之，何其神也。使歸公左，彌爲公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謂張叢曰：「王公位重而言卑，其國必矣。」使歸公左，彌爲公右，天不足定也。」時方與乞賈陳牛相攻於遂，彌在留後廳。張述曰：「舊據在河南開封縣東北。臣嘗目今後有誰是也。」

初，勒之爲人所掠賣也。見上卷惠帝二年。與其母王氏相失。劉琨得之。憲甲十一行本「子有」避便二字。子十一行本同。孔本同。張校同。并其從子虎送於勒。因送勒書曰。英才用韻。還子奉翻。下同。將軍用兵如神。所向無敵。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。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。蓋得主則爲義兵。附逆則爲賊衆故也。成敗之數。有似呼吸。吹之則滅。聳之則溫。今相授侍中。車騎大將軍。領護匈奴中郎將。垂威節公將軍其受之。」勅報書曰。事勢殊途。非廟儒所知。君若退歸本朝。吾自克難爲效。」勅書裏度雄爽。此必張良爲之。雖乃旦頤。

唯帝所統之四方九州。何至五作楚囚對泣邪？」衆皆收淚謝之。
楚一州中更分九州。周禹置之九州是也。又陳蔡北境有聃州、迎州、蔑州、叔州、姑州、任州、咸州、衛州等紀，其
事。自望猶虛名也。晉懿驅馳，互相貞肅，言重者先顯，言輕者後敏，遂相波扇，以水爲聲也。波
者。水之動也，風起則波生。相扇而動，乃至陵遲。加有莊、老之俗，傾惑朝廷，養望者爲弘推，政事
者爲俗人，王職不卽，法物蒙要。喪息張羅，夫欲制遠，先由近始。今宜改張，庶伸好詮政目。
聲播舉惡，必改而更揚之，乃可救也。明賞信罰，拔卓茂於陝縣，寧見四十卷漢光武慶元年，顯朱邑於桐
鄉，宋區爲綱，捕諸大賊，不暫以愛利爲行，廣宣帝舉而用之，官至大司農。然後大業可舉，中興可冀耳。」

王導秉江東之政，曉頤勸其改西晉之制，明賞信罰，綜各責實，以舉大義。論者譏之曰：「琴瑟之不調，創久弛之人心；江東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」語曰：「琴瑟之不調，因故而爲節；其緩急耳，非知治之言也。」
絃之不調，固以其緩急矣。病其緩而急張之，大絃急，小絃絕，而況可調乎？晉代吏民之相尚以虛浮，而樂於弛也久矣。一旦操之已蹙，下將何以堪之？且當其時，所可資以共理者，周顥庾亮顧榮賀循之流，皆雖中舊用之士，習於通脫，元虛之風，未嘗慣習。歸絡者，驟使奔走於章程，不能祗承，而固皆引去於是處，矯東濕之人，拔自寒流，以各逞其競躁，更不習民不安土之心，瓦解亂生於內，而不可遏矣！夫方岳矣，潛移默化，豈在一夕哉？宋嘗病其紀綱之寬，政事之嚴矣。王安石迫於改更，而人心始懶。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屢改，而宋乃士鍛鐵者急於反則，折福人憾前圖之不令，矯枉而又之於枉，不可以治無事之下。而况國步方蹙，人心未固之時乎？且不但此也。漢末尙聲譽，而曹操矯之以嚴，魏氏急名實，而司馬矯之以寬，彼皆樂觀前大之過，形君人之非，以快人心，而使樂附於己。當導之世，王敦嘗用此術矣。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，所以進趨。

博、薄、盛、歲、乞活師。復扶立。

「石勒攻李輝於上白，斬之。」極於妙翻。王後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。上白城，在安平縣。薄

也。歸晉協、俗、助廢翻。吳人謂「中州人爲信，能復之，乃吾子也。」

其黨謀執政，以譖南士代之。事泄，班憂憤而卒，又爲刁簡所輕，恥志愈甚，恚於誰。乃除舉失守之士，怒御吳人。吳人頗怨。既自失職，又爲刁簡所輕，恥志愈甚，恚於誰。乃除舉

「吳興太守周玘，示族強盛，死據里。琅邪王導嘗彈揮之。晉左右用事者，多中州官

九、後漢書卷之三十三

九、後漢書卷之三十三

後漢書卷之三十三

白雲州。冀州牧，進封上黨公。

慕容熙和龍，始於高車蠻所，以熙號之。拓跋皝繼之。拓跋皝據州於和龍。初，時未有晉州也。那國志：晉州當晉分，故

軍事，度州不在晉大康地。地理志：熙寧二年，分昌黎、遼東、北境、東方、樂浪等郡國五、歲平州，至

冀州那縣屢空多降，連其數以輸塞國。且表於漢子曇，願以勒爲都督冀、幽，并營四州諸

七郡。宜亟收野麌，且遣使至平陽，具陳錄此之意。」使跋更翻下同。勒從之，分命諸將攻

者復言於勒曰：「今吾居此，彊祖、越石所深忌也。恐城斬未固，資儲未廣，一寇來至。」

勒曰：「右保之計是也。」遂進據襄國。

襄國，漸渾屬信都國，後漢屬平州國。邯鄲、晉冀州。宋曰：「隋改襄國爲龍亢縣，唐改斯治也。」

國形勝之地，邯鄲、襄陽屬國，青州平。襄國原，梁爲信都，項房改曰襄國，漸渾屬國，晉屬平。西信都則爲

若據便地而據之，廣衆糧儲，西冀平陽以圖幽、并、幽、平、并、幽。此霸王之業也。邯鄲、襄

足顯也。且天下饑亂，明公雖據大兵，遊行蠶旅，人無定志，非所以保萬全，制四方也。不

去之，彼將自墮。方今王彥祖、劉惑石，公之大敵也。王陵、李彥祖、劉曜、李世祐，宜先取之。彥不

去之，彼將自墮。諸將欲攻三臺，張賓曰：「演雖弱，衆猶數千，三臺險固，攻之未易猝拔。易以躁，躁，捨而

下同。」

劉演保三臺以自固，臨深、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。復扶又翻。帥，讀曰：「率。」並下同。率戶江翻。

趕。河水逕蒸縣故城北，水是有廟神之名。鑿冰，大破之，盡得其資儲，軍勢復振，遂長驅至鄆。

必可擒也。」秋，七月，勒使支雄、孔羨自文石津縋筏潛渡，取其船。勒引兵自棘津渡河，冰

陸便逃水而燒，他日輒復用。上時享廟，宜遣輕兵問道襲取，以濟大軍，聞古訓。大軍既濟，冰

崩，方。勒將濟河，乘冰邀之。張賓曰：「開冰船盡在濟中未上，未上者，未上岸，船不用，則推之登

故時人號其處曰炳頭。杜佑曰：「炳頭在今汲郡衙縣界。宋曰：「炳頭城，在今衛縣南，去河八里，向式廟，姓也。」

火溫。汎水至魏國入河，在通寧四十里。漢建安九年，張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橋，遇洪水東入白溝以通渭運，

收地形，東燕據，晉屬豫州。廣曰：「東燕故城，今滑州胙城縣。燕，於晉翻。開汲郡向冰渠衆數千疊炳頭，

東燕故在陰縣東。河水自陰渠東北過延津，又逕東燕縣故城北。今考兩漢志，東部有燕縣，無東燕縣，其即是鄭。魏

石勒自冀敗北行，所過皆堅壁清野，虜掠無所獲，軍中飢甚，士卒相食。至東燕，據水澗。」

此是人君之所得行。非君子所宜專用也。」蓋以時方多事，不能從。
教化歸。傳。官撫歸。不苟直以情言，無所依準，以虧舊典。若開塞隨宜，舉一念則歸。權道制物，
至於主者不敢任法。每輒亂詔。闕。白也。非爲政之體也。愚謂凡爲議者，皆當引律令、經傳，
能遠上書，以爲軍機以來處事不用律令，是昌呂劉。競作新意，臨事立制，朝作夕改，
更工外翻。據。以稽題。劉。陳。推著文史，善伺候意，故特頌愛之。烏。何。劉。周。張。本。向。相
支翻。尚書鄭顥。川種。爲爲記至參軍。謙國相會爲舍人。擴章達爲主導。會稽王。臧威。會
都尉立西陵。宋。白。曰。邵。陳。之。昭陵縣。侯。立陵部。唐。爲。邵。法。參軍丹陽。陽。閩。爲。從事中郎。國。書。開。又。可
事中郎彭城劉驥。爲。司。直。侯。五。罪。邵。陵。內。史。廣陵戴遵。爲。軍。諮。祭酒。吳。孫。陵。元。分。葬。北。都
八月，癸亥，南至建康，晉辟以力本定江東，未暇北伐。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，從
帝造殿中都尉劉騤。輔謂左丞相晉以時進軍，與中書郎、國二司。與衆興會於中原。衆。龍。躍。

政治年譜 魏元年(三一三)

十 舜稚波渡江 拼後中原

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陳岱

(原刊中日大學生報一九五六年第一期)

嗚呼！昔水旱之世，九州空荒，但儲存江陽吳土尚復得厥本豐盈者，是誰之力歟？
永嘉世，九鼎空。余（豫）吳士，盡且豐。
永嘉世，天下災。但江南，皆廢平。
實格草此文時，臣寓廬不遠，過晉見一晉墓（墓在廣州河南教和鄉客村），其碑銘曰。
人而種質力，以振揚外帶，民族因得以獨立。文化因得以繼延，不謂民族之功臣，似非本情之論也。
魏而言之，西晉末年，北人被追賊徙強吳晉，當時胡羯強盛，而江東之實力掌握於孫吳，舊治階級
之手，一般庶族勢力微薄，蠶弱敗之敗亡，可以為證。王導之繼承江東士族，統一內部，結合南人北

可知東晉初年，京口晉陵一帶地廣人稀，後來此區域之發展確實有賴於此種避難而來者之力也。
多蠶。閩湖，及浙濱之利。初以發役免官，後追贈其功，超爲大司農。
新豐湖在縣東北二十里，晉元帝大興四年晉陵內使張國所立。晉陵地廣人稀，且少陂渠，田
所必致者也。據元和郡縣圖志武伍江南道臺諭州丹陽縣錄云。
其近旁，故不得不擇一距新邦首都不甚遠，而又在長江南岸數全之京口晉陵近旁。此爲勢
略，雖難來之上，則屬社會階級為多之故，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吳郡治所及
有政治文化上之需求地位，自不能亦不必居住在長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。復以人數當
利之故，自必覓較接近江岸，又地廣人稀之區域，以爲安局適產之所。此種人羣在當時既非佔
東西晉之間江淮以北，女等土族避亂南來，相率渡過祖關湖縣之長江天塹，以求保全，以人事地形便

于廣論曰：昔高祖皇帝，以雄才彌量，應時而起，任梁國有若城府，而能寬綽以容納，行數術以御物，而知人善采拔。言國中之城府者多不能寬容，任數術者多不能用人，而宣帝能之也。於是百姓與能，開天下者推英能，莫與爭也。大象始擇。劉蕡曰：象，法也。言晉之興，大法從此始立也。世宗承基，大祖繼業，咸豐異國，用顯明烈。謂內詳李豐，外平丘建，文武

隨要職。至于世祖，遂享皇極。劉蕡曰：享，當也。皇帝天子位也。仁以厚下，儉足以用，和而無隙。國政迭移於亂人，禁兵外散於四方，方岳無結石之鏡，關門無藉草之固。三十斤銀鑄幣。師尹無其瞻之貴。唐曰：海寧尹，吳真卿。朝爲伊闌，夕成桀陋。謂楊、謝、周曰：宗子難。武皇既崩，出陵未安而變難繼起。宗子難維城之助，執晉子。宗子難，王據。時曰：有「天下無窮人」之謠。臣曰：昔百姓難。雖太平未治，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。秦、晉者。

武帝失尊，何哉？樹立失權，託付非才，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。賈誼曰：周滅殷，秦失石。左傳：秦伐晉，晉魏敗秦師，殺杜回。顯老入君以兄杜回，杜回歸而改之。武、禪、魏、四物爲石。左傳：秦伐晉，晉魏敗秦師，殺杜回。顯老入君以兄杜回，杜回歸而改之。周自后廢愛民，十六王而武始君之，后君子不復。不復子商，公非子商國，商國子亞圉，亞圉子公叔昭，公叔昭字長久，用此道也。

夫基廣則難傾，根深則難拔，理節則不亂，歷結則不遷。李廣論曰：漢節，謂政教有條理，謂不貳過者。朝尚遵禮，風俗從僻，恥尚失所。言所恥者非所尚，所尚者非所恥也。學者以莊、老子為宗而黜六經，談者以虛無爲撫而殘名檢，行身者以放闊爲通而效節信，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，嘗官者以空爲高而笑勤格。呂廣論曰：空名，謂不識是非，但空署名而已。是以劉頃屢言治道，傳戚每糾邪正，頃、威、寧並見成紀。治、直、更翻，皆謂之俗吏，由是毀譽亂於惡惡之實，情愿奪於貨欲之榮。不得爲官者，猶所謂所利而廢。舉者爲人擇官，官者爲身擇利，因私而自取，皆爲私也。仲山甫風流雅操，以事一人，由是毀譽黜以爲灰塵矣。

文主朝至于日中是，不適殿舍，用成和真民。仲山甫花照拂以事一人者，皆名重海內。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，仲山甫夙夜匪懈者，蓋共倚杖虛躋，依阿無心者，皆名重海內。是以劉頃屢言治道，傳戚每糾邪正，頃、威、寧並見成紀。治、直、更翻，皆謂之俗吏，由是毀譽亂於惡惡之實，情愿奪於貨欲之榮。不得爲官者，猶所謂所利而廢。舉者爲人擇官，官者爲身擇利，因私而自取，皆爲私也。仲山甫風流雅操，以事一人者，皆名重海內。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，仲山甫夙夜匪懈者，蓋共倚杖虛躋，依阿無心者，皆名重海內。是以劉頃屢言治道，傳戚每糾邪正，頃、威、寧並見成紀。治、直、更翻，皆謂之俗吏，由是毀譽黜以爲灰塵矣。

卷三 中原板蕩 西亞日落後

四 海北淮河諸漢起

初，太弟顥奏向奴左賈王淵為忠軍將軍、監五部軍事。楊庭輝以淵為五部大都督，元康

末，坐部人叛出塞，免官。顥徵卿，表監五部軍事。是古玩。置工使。使將兵在鄉。

博涉經史，善屬文，號見堯。舉之於朝。譽弓三百斤，翹冠游京師。記曲臘曰：人生十

比見舉次而退。雖於見舉，舉不減一萬。柰何數首就（填）甲十行本作，爭受

唐獻帝建安二十二年。從，才用。真，音。自餘王侯，降同編戶。謂相舉次也。民謂之舉民，亦謂之舉戶者，

謂從祖右賈王宣謂其族人曰：「自漢亡以來，我單于徒有虛號，無復尺寸。」單見六十七卷

十曰歸元。追古玩。謂。名莫不與交。顥以職爲橫晉將軍。

謂必不虛生此人也。今司馬氏骨肉相殘，四海鼎沸，復平難那之業，此其時矣！」漢宣帝時，蕭何

二字，乙十一行本同。孔本同。役，奮過百年。奉，忽也。蕭也。左賈王英武超世，天苟不欲興匈奴，

貴比雲漢次而退。雖於見舉，舉不減一萬。柰何數首就（填）甲十行本作，爭受

唐獻帝建安二十二年。從，才用。真，音。自餘王侯，降同編戶。謂相舉次也。民謂之舉民，亦謂之舉戶者，

謂從祖右賈王宣謂其族人曰：「自漢亡以來，我單于徒有虛號，無復尺寸。」單見六十七卷

鄭告之。師古曰：漢書同中貴僅有呼衍氏，即今之呼延氏。

來朝，稱呼衍草子。光武時，王氏內附，亦稱呼衍草子。乃相與謀，推淵爲大單于，使其黨廷攸請

顥曰：願歸會葬願弗許。淵令收先歸，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，聲言助顥，實欲

叛之。及王淵東歸公屢起兵，淵謀曰：「今二鎮既處，衆十餘萬，一鎮固并，或成勢圖，下

同。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。請爲殿後還說五部。」爲子爲謂。脫，絕焉。難，

乃還。顥曰：「五部之衆，果可發否？就能發之，鮮卑、烏桓，未易當也。」爲以故。脫，絕焉。難，

突厥送洛歸以避其鋒，乘機圖。余傳檄天下，以逆順制之，雷見力不足以制二鎮，欲據天下兵，以面制

敵。君者意何如？」淵曰：「殿子武皇帝之子，有大勳於王室，威恩遠著，四海之內，孰不願爲

敵？」故云執屬。景能與敵爭衡邪？」一發廟宮，示弱於人，格陽不可得而至，雖至掩

膽之孫，故云執屬。景能與敵爭衡邪？」一發廟宮，示弱於人，格陽不可得而至，雖至掩